

人物春秋

“才大如海”王捷三

□朱文杰

王捷三在20世纪50年代初,曾住在西安市青年路156号。陕西省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刘安国的儿子刘念尚回忆:“我家所住的清代四合院旧房,与止园西邻,一墙之隔,朝西再隔张律师家,就是王捷三所居的院子。”刘念尚还记得王捷三家的房子,一进大门有个很深的门道,后面是洋房。

原易俗社副社长姬颖的儿子姬一鸣回忆,他家从1955年到1971年7月在青年路住了十六年之久,先后在王捷三先生、刘安国先生和彭毓泰院长的院子居住。

王捷三(1898-1966年)又名鼎甲,韩城人。民国八年(1919年)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后由哲学系毕业。他曾得到杨虎城将军资助赴美、美留学。他是民国年间影响全国的文化名人,他的书房里挂着梁漱溟先生给他写的对联:“纵横百家才大如海,安坐一室意占于天。”

说王捷三先生“才大如海”,此言确实不虚。王捷三从小聪敏好学,被称为“才子少年”。9岁时,他路过坊坊看见用棉花籽碾磨榨油,即随口作诗一首曰:“眼眼吃得珍珠颗,口口吐出黄金丝。”一下把邻里乡亲震惊住了,众人纷纷夸赞他,小小年纪,才气不小!

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。一次,他跟着父亲出门给人看病,谁知上次开的中药方子找不见了,病人很着急。王捷三曾看过这个药方,他凭记忆将各味药名及分量都一一写出,后来家人扫地时又将药方找出来了,两相对照,竟无一丝差错。后来,王捷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,又转入哲学系学习。考试总是名列前茅,他曾骄傲地回忆说:“我从小学到大学,身经百考,从未名列第二。”

20世纪50年代王捷三回到西安,应聘任国立西北大学、西安师范学院、陕西师范学院教授,为中文系、教育系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、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文学史等课程。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,但对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精彩篇章都能一一吟诵,且文采飞扬。加上他的历史、地理、哲学诸方面闻见多识广,听他讲课的学生们总觉得智启开慧,获益良多。

他英语讲得轻松流利,在师生中尽人皆知。一次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系老师一起讨论如何在教学中学习外国经验,说到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如何学习苏联时,他同一位教授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英语争论了起来,他英语娴熟,口若悬河,妙语连珠,对方马上词穷语拙,答不上来,旁边一位老师说:“教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英语还说不过教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师。”



王捷三(前排左一)与家人合影。

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新中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,被誉为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的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,一生中仅来过一次西安,即1924年来西安讲学。这件事,就是王捷三先生主动推荐联系并促成的。当时他还是在北京求学期间,年仅26岁的青年学子。事情源于王捷三在北大当学生时,结识了哲学系的王聘青和傅铜,并通过王聘青有幸结识鲁迅先生。1924年暑假前,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与陕西省教育厅议成立短期暑假学校,聘请学者名流来陕讲学。邀请名单中本没有鲁迅先生,王捷三知道后,敏锐机警的他,认为鲁迅既是北大、女师大的兼职教授和讲师,又在全国文艺界有着巨大影响,因而希望能邀请鲁迅到自己的家乡陕西讲学。于是,他与王聘青商量后,向傅铜去信表达了希望邀请鲁迅的意见。傅铜一听,马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,给鲁迅发了邀请函。鲁迅先生也借此机会到西安为历史小说《杨贵妃》的写作积累材料,欣然接受了邀请。傅铜请王捷三以西北大学驻北平代表身份陪同鲁迅来陕讲学,并担任北京方面的招待员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王捷三的这封信,对鲁迅的西安之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鲁迅在1924年、1925年的日记中曾8次提到王捷三的名字。还有:“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(王聘青),荆有麟、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。”这是鲁迅返京后为答谢王在西安的一路陪同照顾而宴请他的。

鲁迅先生在西安停留了21天,一是为暑假学校讲授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。二是讲课之余,游览了西安名胜古迹。并在南院门阅报,拜访阎闾,在亮宝楼内的公园里饮茶,碑林三学街街角拓片等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鲁迅在西安五次到易俗社观看秦腔,并为易俗社题写了“古调独弹”匾牌,成了留给西安珍贵的文物墨宝。

当时年仅26岁的王捷三与鲁迅的这段亲密交往,以及促成鲁迅先生的西安之行,成为陕西文坛的一段佳话。如今已近百年,人们仍津津乐道。作为陕西一位热心办学的教育先驱,1926年,韩城拟创办初级中学(即今象山中学前身),王捷三回到韩城,与张勉斋、苏资深、樊甫甫、杨一鹤等共同参与筹备,基本就绪后才离开家乡。抗日战争时期,王捷三受聘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兼陕西省立高级中学校长。1939年3月,王捷三被任命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。他深感陕西教育落后,先后创办了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(陕西师范大学前身)等三所专科学校,以及百余所中学,增设小学千余所,扫盲约二百万人,为陕西教育尽心尽力。

抗战初期,王捷三以一片爱国之心,为悼念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写挽联:“昔日孤城独守,援已尽,弹已绝,亡吾身不亡吾国,使天下苟全性命人愧死;际此盖棺论定,重于山,坚于石,有大仁始有大勇,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。”此联写得慷慨悲壮,读之令人百感交集,热血沸腾。1945年抗战胜利,他接办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华北学院(后改名为华北政法学院)并任院长。这期间发生一件事,一次有个叫胡达寿的学生上课放凉腔,扰乱从北大来的兼职教授傅铜老先生的课堂秩序,而且对老教授的批评出言顶撞,桀骜不驯。这一下惹怒了院长王捷三。第二天,全院师生员工齐聚大礼堂开会,也邀请傅铜老教授参加,待到王捷三登台讲话时,他把拐杖靠在讲桌上,以严肃而洪亮的声音宣布:“学院决定开除胡达寿学籍。”话音一落,全场师生响起一片掌声。

接着他在讲话中说:“如果在图书馆不能安静地看书,教室不能正常上课,这成何体统?傅老教授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,他受到辱骂,我负有管教不力之责,这里先向傅老师致歉。”边说边转过身去,向傅教授行了九十度鞠躬礼。他继续讲到:“我们学院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,蔡先生一贯倡导学术自由……我办这个学校,但绝不允许流氓捣乱!”如此正严而凌厉之语气,又赢得一阵如雷的掌声。王捷三这一生中做的了不得的一件大事,就是北平和解放时他作为说服傅作义起义的谈判代表之一,为解放新中国出了力。1948年冬,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,中共中央为北平能不受战争破坏,派出代表崔月犁负责争取傅作义起义,和平解放北平。一天,华北政法学院地下党员伍佐臣(韩城人)介绍崔月犁与王捷三认识并会晤,请他出面邀请时任“华北剿总”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的邓宝珊,到他家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与崔月犁商谈。崔月犁与邓宝珊在王捷三家会见了三次,让其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。傅作义由犹豫到了下决心,这个过程是艰难的,傅作义的投诚,让北平免受战火火的破坏。王捷三思想开明,敢作敢为,为北平和解放起到了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。

王捷三先生于1966年3月1日病故,享年68岁,葬韩城东仪门祖塋。人们为了纪念他,用一副对联表达了对其的尊重和敬佩——教坛辛勤育栋梁振兴中华,文苑风流润桃李永驻人心。

陕西瑰宝

这里的西汉彩绘兵马俑 比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还要早九年

在距离西安不远的咸阳市,有一批比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还早九年的兵马俑,这就是如今陈列在咸阳博物院、号称“三千人马”的西汉彩绘兵马俑。

这些西汉年间的威武之师分为步兵方阵和骑兵方阵,小兵马俑手执弓箭,背负箭囊;大兵马俑身着铠甲,手持战戟。他们身下的战马怒目圆瞪,双耳直竖,鼻子和嘴巴微微张开,呈现出蓄势待发的“一级战备”状态。

“西汉彩绘兵马俑相比于秦始皇兵马俑,最直观的不同是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高,平均身高约50厘米,个头比秦始皇兵马俑小很多。”咸阳博物院研究人员吴晓璇介绍说,“另外他们的发现时间,也比秦始皇兵马俑早了整整九年。”

1965年8月24日,在咸阳市东郊汉高祖刘邦长陵范围内的杨家湾村,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批彩绘陶俑,后考古调查人员在此地10个陪葬坑、1个砖坑中清理出土兵马俑1965件、骑马俑583件、盾牌模型近千件,号称“三千人马”。

这批汉代兵马俑主要经练泥、模塑、窑烧、彩绘四道工序制作而成,窑烧温度大概在900摄氏度,出窑后进行彩绘。兵俑的眉毛、眼球、胡须、外衣、铠甲及战马身上的花纹等,都是靠陶工用笔和颜料画出来的,彩绘颜色有黑、红、紫、白等,生动传神。

不同于秦始皇兵马俑,这批彩绘兵马俑的穿着也透露出西汉初年服装界的新潮流。服饰有长甲和短甲两种;骑兵俑的膝部均有豹斑纹护膝;鞋饰有凉鞋、履、浅帮圆口鞋、高腰革靴等四种。

除了在形体大小和服饰特点方面与秦兵马俑有明显不同,西汉彩绘兵马俑在面部差异上也较为明显。秦兵马俑虽千人千面,但兵俑面部多是关中人特征,但西汉兵马俑却塑造造成三种不同的体质形态:脸型方正、长目阔的兵俑形似陕西关中人;脸型瘦削、眉骨突出的形似陇西、天水人;高颧骨、眼小而圆的形似巴蜀人。三种不同的体质形态印证了汉初兵源地域及族属。

□孙正好



西汉彩绘兵马俑。

皮影名艺人“一杆旗”

□王安宁



止,地方不安,杜升初的父亲杜兆泰(即杜麻子,碗碗腔艺人)携家人到西安经营小本生意。后略有积蓄,辗转落户到沾点亲戚关系的今临渭区官底镇肖家村。

清朝中叶至上世纪初,皮影戏一直占领着关中农村的文化阵地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,秦腔并不普及,迷胡更是少见。而皮影戏却很普遍,剧社之多,艺人之众,均前所未有。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,皮影戏是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。

杜升初从小爱好戏曲,却遭其父竭力反对。父亲看他从小聪明,想让他改行,走仕途之路。拗不过父亲,他只得读书。但酷爱碗碗腔的杜升初放不下心中所爱,上学之余,总在偷偷学戏。二十五岁那年,杜升初中了秀才,却因其祖先养过种牛、种驴,又是梨园子弟,未能取得功名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清廷宣布废除科举,杜升初的仕途梦想彻底破灭。于是,他在肖氏祠堂教了半年私塾,抽空弹弄乐器,习唱学艺。杜升初的父亲是有一肚子学问的人,又深通音律,擅长皮影。父亲见他志向坚定,这才不得已同意杜升初改业学戏。他师从大荔白单儿学习碗碗腔。深受家学影响的杜升初,三年出师,不几年便出了名,自己创办了“一杆旗皮影社”,自取艺名“一杆旗”。初为渭南刁家岭一班戏,一唱即红。后又为板桥常家、临潼李虎臣家领衔。

杜升初既当社长,又是主演,生、旦、丑、净俱佳。皮影戏的唱角同时也是演奏者。唱角既要双手弹月琴,还要兼顾敲边鼓、堂鼓与手锣。他音调讲究,一般文人都喜欢听他的戏。夜深更深,万籁俱寂,五七知音,点首倾听,低声吟诵,领略那词义的奥妙、音调的婉转。于右任就特别爱听“一杆旗”的戏,曾书赠杜升初一副对联。皮影戏剧本不论长短,剧中主要人物,都要一人兼唱,故非精力旺盛声音充沛者,不能胜任。杜升初能演百余本戏。最拿手的是李十三的“十大本”:《才才子》《蝴蝶杯》《桃花寨》《司马斩阴曹》《周仁回府》《四圣归天》《二度梅》《春灯谜》《挖蔓青》《九莲灯》《百花诗》《苦节传》《金瓶词》《紫竹庵》《十五贯》等等。其演唱特点为:字意精确,腔调动听,唱做细腻,态度严谨。

父亲初教杜升初学戏时,曾对他自撰了一篇训词,内容为: 走遍天涯,到处是吾家; 步长途,风吹雨洒,登高台,讲经说法。 音乐六律通造化,字义四音不敢差。 净外贴末须像他,一白二笑三哈哈。 声要稳,韵要雅,蕴藉缠绵乃为佳。 演苦戏引人泪,演乐戏教人笑哈哈。 自古道戏假情不假,演者痴于看者瓜。 遇知音,欢迎逗,技艺虽高休自夸。 这也是一宗文化,论世新法,能化世人功德大。

任凭他庸夫、俗子耻笑咱。 此训词道出了艺人的辛酸和演唱皮影的精髓及作为艺人应有的坚守。虽被时人诬为戏子,但艺人们心中仍把它看成是教化世人的神圣事业。杜升初一生牢记父亲教诲,努力践行父亲心中的理想,把皮影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。

上世纪初,渭南大人家车雷家的雷延寿、雷多寿兄弟“一榜两进士”同时在朝为官,雷家各商号生意如日中天。雷家人为自己娱乐和招待客人,便在渭南西关老市场(草市巷东)开办了戏园子,这里后来也是渭南戏迷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在此期间,官底“一杆旗”皮影社、“十四红”皮影社经常在此演出。据雷家后人雷家骥老人回忆:“一杆旗”皮影社曾长期受雇于车雷家堂,在车雷家村演出。

“一杆旗”的掌门人杜升初更是雷家的常客。在雷家骥眼中:“他是一位热爱碗碗腔的天才戏曲家。此人吹拉弹唱无所不通,生、旦、净、丑均能扮演。他记忆力惊人,演出的剧目多达上百种。杜升初对戏曲的理解也是高屋建瓴,独具慧眼。他把唱戏看成是寓教于乐的高尚行为和严肃艺术,其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。”受此影响,雷氏后人雷作英和几个女儿也曾活跃在渭南戏曲舞台上。

1937年,上海中国唱片社慕名为王捷三录制了《碧玉簪》《双官诰》《十王庙》《白玉钿》《玉燕钗》《庚娘杀仇》六段折子戏,灌制唱片三张,现存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杜升初在西安表演,西北文化部戏改处曾给他很多优待,邀他进行过座谈。为了记录他掌握的剧本,1950年,省文联的负责人马健翎、姜炳炎,还有同乡戏曲音乐家王依群等专门邀请他,对他的唱腔进行了录音、记谱,并抄录了杜升初肚子里装的几十部剧本。同被邀请去的还有他的同村徒弟肖振华。为此后碗碗腔登上大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官方参与推动下,皮影戏从此结束了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传统办法,有了纸质记录的演唱规范和演出剧本。从此也不再只是“五尺幕帐一盏灯”的小家碧玉,而是和秦腔、迷胡等其他剧种一样,成了昂首阔步登上大城市大舞台的大家闺秀。

杜升初还为皮影戏带出了出色的接班人,为皮影戏的繁荣、传播和传承作出了贡献。 大约在1928年,杜升初的徒弟肖敬文(艺名“十四红”,官底肖家人)出师了,并成立了十四红皮影社。他正当青春,声情并茂,红遍渭北。通过熟人牵线,他带领一班五人,跋山涉

水一千多公里,来到四川成都,受到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热情接待。在成都西顺城街首场演出,陕商还邀请了成都上层人士观看。门前有警察站岗,街上摆满黄包车和华贵的四明轿,真是车水马龙,盛况空前。肖敬文饱满洪亮的嗓音,细腻委婉的弦乐曲调,加上活灵活现的皮影娃娃,立即获得全体观众的齐声喝彩。肖敬文在成都演出两个月之久,随后又受邀到四川各县巡演,三年后才回到陕西。

“十四红”肖敬文英年早逝后,杜升初又把肖敬文刚满十三岁的儿子肖振华收为徒弟。肖振华年轻好学,一时也名声大振。1951年,已小有名气的肖振华经人介绍,到兰州双城门外把戏场西京皮影社正式挂牌演出。他的《周仁回府》连演七场,场场爆满,一时誉满兰州。1986年,渭南成立了皮影协会,肖振华以他在业内的声望和影响,担任了皮影剧团团长。屈武曾在下野景贤中学听过肖振华的戏,后来一直在机会再听。1989年,九十一岁高龄的屈武卧病在床,想听肖振华的皮影戏。托乡人专门寄去了一盘肖振华的著名拿手戏,内有《戳纸墙》《游花园》《刘彦昌测字》和《水月庵》中的《两对面》四段折子戏。病床上的屈武听着熟悉地道的乡音,顿觉精神倍增,一时兴起,挥笔写下了:“皮影戏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,愿其推陈出新,发扬光大,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”的词题。

1951年10月15日,杜升初在家乡病逝,终年七十三岁。一代皮影名艺人杜升初,就这样抛下一生的辉煌,无声无息地走了。我还是用戏曲家封至模先生的话来作本文的结尾吧:“他的艺术造诣,却永远于世长存,他若晚死几年,能看到今日碗碗腔在舞台上的盛况,该如何高兴呢!”

往事